

著 師 法 峯 芝
志 職 的 伽 僧 代 現

書 叢 小 學 佛

行 印 局 書 學 佛 海 上

現代僧伽的職志

——獻給我們青年有志行的僧伽

一 開頭的話

『去聖時遙，人多懈怠。尋常說正法，像法，末法，山僧道法無像正末，佛法常住世間，得時便正，失時便是像末法。』

這是佛眼禪師講的話。我們覺得非常之有道理。他說：『佛法常住世間，得時便正，失時便是像末法。』我們是佛教徒，且是住持佛教的僧伽，對於這種意義，須徹底的認清。釋迦佛陀雖也曾說過正法，像法，末法；這完全是鼓勵我們未來弟子向前努力的，如



其不信，請看律部中：『毗尼久住，佛法久住』也就可以恍然了。

——知道佛法的盛衰，完全是視住持佛教的僧伽是否精進。尤其是佛教史上告訴我們明顯的事實，無論在印度在中國在日本，以及西藏緬甸暹羅，都是這樣——就是隨在那一個時代那一個國家，出了有道德有學問的高僧，佛教也就會光大起來；否則，就衰落下去；這是稍有常識的人自然都知道的。

可是我們現在中國的僧伽，下流的可以不必講，就是那些擔荷佛教使命的大和尚大法師，除爲自己個人謀相當的利益外，對於整個佛教有顧及否？縱使有時想到，也都是覺得入於末法時

代，是不可挽救了，縱使費了怎樣的氣力，想來挽回狂瀾，但時勢法運已到了這地步；也無異精衛啣石填海，徒見其不自量的一個蚩子罷了。這是傷心大法的長老一致的口調。

但是我們青年僧伽，不必學那些聰明長老聰明的論調，我們大家發願做一個蚩子，讓他們譏笑毀罵冷嘲，我們應當始終一致地努力整個的佛教，使佛法久住，使末法的佛教造成得時便是正法的佛教。在涅槃經裏記得有這樣說法：在佛法衰落的時候，就有許多發心菩薩出來護教。（原文忘記了）我們既生在這衰落時代的佛教中，而且是佛教教團中的青年僧伽，在這現時代

中是不許我們有那樣長老們的聰明，但受佛教的利益——非法的利益——而不盡自己的職責。我們既做這現代青年僧伽，應負我們自己所應負的職志；要貫徹實行這職志，不能不先認清我們自己的立場。

二 認清自己的立場

孔子說：『素其位而行。』我們既然是佛教的僧伽，我們不能不認清我們自己所處的地位所站的立場。現在中國一般的僧伽，他們有沒有認清自己的立場，可以不必去講他；僅就在於我們正在受佛教教育有志行的青年僧伽，不可不有深刻的認清。

佛教是一切衆生所共有的佛教，沒有國家種族之分，也不是僧伽騙飯吃的專利品，不過僧伽是代表佛教，住持佛教，把整個的佛教宣傳到人間，解脫一切人們的煩惱，使人們都受了佛教的法樂。這樣，僧伽是有代表佛教，住持佛教和利益人們的，僧伽立場也就站在這上面。倘是僧伽不能如法的這樣去行盡他個人的職責，那就失了僧伽的立場，就變成啞羊僧，無羞僧，不是有羞僧，真實僧了。佛眼禪師說：

『既隆釋種，須紹法門！諦審先宗，是何標格？』我們真能時常『諦審先宗是何標格？』把這標格諦審明白了，那末同時也就認清

自己的立場了。

我們都在口角上嚷着『自利利他』怎樣來自利怎樣去利他？明顯地說：自利就是『紹隆佛位』；利他就是『大悲救世』——僧伽就站在這紹隆佛位大悲救世的立場。我們真的想發願要做一個現代青年僧伽，非認清自己這站着的立場不可。現在，大略地說一點：

(一)紹隆佛位——佛位不是別的，如釋迦佛陀，由他努力修持精進向道，耕耨自己心田，滋培自己道苗，把心中所有不合於理的障礙掃除，積集無量合理的功德，終究達到他最後的目的，就

是依般若波羅蜜證到圓滿無上大菩提的果。換言之：是把自己心田中本具有的佛種——良心的覺性——發揚光大而至於極，這是佛佛如此。所以他的本身就是紹隆過去佛的地位，同時將自己所經過的一切經驗，又來指示於我們，使我們也依着他的經驗所得的指示，循着他所經的歷程前進，也必定獲得和他一樣的結果。因為一切衆生覺性都沒有失了，無始以來即具有故。在大般若經中釋迦佛陀和憍尸迦（天帝）有這樣說法：

「復自思惟，我依此法，已證無上菩提，此法微妙甚深寂靜，我當還依此法而住。……何謂此法？所謂般若波羅蜜多。憍

尸迦，我已成佛，尙遑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依止而住，……善男子善女人，欲來無上正等菩提，而不于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至心歸依精勤修學！』

所謂紹隆佛位者，卽證無上正等菩提；波羅蜜多者，卽證無上正等菩提所必實踐過程中所需要及最後目的的手段和工具。我們是佛陀弟子的現代青年僧伽，自以佛陀因中所有的經驗爲依據，以他的人格爲標準。在釋迦佛陀旣掘發播植自己心田的佛種而證到菩提以承過去的佛位；我們自然不敢甘自落後，所謂「當仁不讓」地也發起大願來掘發播植我們自己心田所

固有的覺性種子以紹隆佛位；這纔是我們青年僧伽大丈夫兒的本分事業，捨此而不爲，還有什麼面目來吃施主的飯，穿施主的衣裳的資格？還能站在僧伽的立場上嗎？在大薩遮經中說：

『以戒淨故，不斷佛種，成等正覺；不斷法種，分別法性；不斷僧種，修無上道。』

所以紹隆佛位，同時就是不斷「佛種」「法種」「僧種」，而總基礎是『淨戒』。

聰明的長老們，將撕了他們聰明歷史的一頁，快到了墓木已拱的時候了，我們可以不必去追咎他們；而最危險的就是也豎着

佛教革命的新旗幟，連佛陀所制根本的戒律都要推翻盲目無知的先生！不知稱他什麼好？只好這樣地稱呼）在這要請張大法眼：『諦審先宗，是何標格？』審察自己是站在什麼的立場？我們現代青年的僧伽們，不可不認清紹隆佛位，是以淨戒爲基礎的！

（二）大悲救世——紹隆佛位，似乎偏在于自利方面講，其實真能達到紹隆佛位證無上覺的唯一的手段和方法，是在利他。換句話：不能利他，也就是不能自利。在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中有個譬喻說成佛是全靠利衆生的意思。現在錄出在下面：

「譬如曠野沙磧之中，有大樹王，若根得水，枝葉華果悉皆繁茂。——生死曠野，菩提樹王，亦復如是：一切衆生，而爲樹根；諸佛菩薩，而爲華果；以大悲水，饒益衆生，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。……是故菩提屬於衆生。若無衆生，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。」

照這文觀察起來，真能紹隆佛位，非去度盡一切衆生不可。因爲有一衆生未盡發揚他的覺性，也就是我們覺性海中一層未澄淨的波浪。因爲我們的心性和一切衆生的心性彼此平等，徧涉徧交，斷不能在局部上能易爲力，須徹底通盤使一一衆生都能

發揮他們的覺性，而我們固有的覺性方究竟圓顯，方能正式地紹隆佛位。

我們所幸的就是做了現代的僧伽，因佛陀遺教的啓發，摸觸到自家固有的寶藏，努力地來建立不朽的事業，以圖紹隆佛位。所可憐的有無量數的迷惘衆生，愛河滾滾，業浪滔滔，在這生死漩渦中全不知覺。這自是一件最苦的事情。我們想紹隆佛位的現代僧伽們，自己雖沒有所謂超然于苦海之外，但是我們知道這苦海雖大，牠的確是有岸畔，祇要我們一切苦海的衆生們都有這絕對的信仰和覺悟，一致地聯合起來向前推排去，必定有得

到彼岸的一日。——這就是過去佛陀經驗中所得到的明白告訴。我們的事實，我們絲毫無所用其懷疑！

所以我們現代僧伽，是傳佛語的使命者，是實行佛陀的遺教者，是大悲救世的大明星。這也是我們現代青年的僧伽們不可不認清的。

把上面的兩種綜合起來，就是要紹隆佛位，須從大悲救世；爲大悲救世，方能紹隆佛位。——利他卽是自利，自利卽是利他。這是我們現代青年僧伽所要認清的立場點。不然就是盜社會供養，是佛法中賊。

但是紹隆佛位，大悲救世，談起來一何容易？決不是行尸走肉的自命爲大和尚長老們所能學步，也決不是浮薄無識的青年先生們所可把捉得住：一是陷入地底深處的無生石巖層中；一是無根的浮萍隨風逐浪似的漂漾。

真能自利利他的，必須在於這立場把自己的脚跟立定了方可。這也不望別的，也就是希望于現代青年的僧伽們。現在再把這意義寫在下面：

(三) 立定自己的脚跟

僧伽的立場，是站在自利利他的點上既經給我們認清了，我們

應本着佛陀遺教去實行。在這，我們不能不審慎一下：僧伽雖在這立場上是否有能力實行佛陀的遺教？行佛陀遺教的僧伽們自己腳跟有點地有立定了沒有？倘是未也，須下一番功夫把自己腳跟踏穩一點，再慢慢地去實行佛陀的遺教，也未爲晚。

怎樣地立定自己腳跟呢？是不出『正解』和『正行』。解正行正，就是腳跟點地，無論碰到什麼惡魔，都能從容自如地去應付去攝化，不被牠所迷惑所誘墮。現在稍微地分說一下：

一解——解是佛教中第一步的功夫。對於佛陀整個的教理沒有全盤的了解，就不配做住持現代佛教的僧伽。爲住持現代佛

教的僧伽的立場是站在自利利他上，是實行佛陀遺教的，就是具有佛陀知見的方能了解整個的佛教。試問從什麼地方下手了解佛陀知見呢？圭峯禪師說：

『未究佛言，何同佛見？』

在這我們知道要了解佛陀知見，須要透徹佛陀從自心海中流出的三藏言教。把這些言教，能死心踏地做一番徹底的功夫。用燧人氏鑽木出火的苦心，祇要自己不怕艱澀，不怕聰明長老的譏誚，本佛陀之言，求佛陀之理，佛理顯現時，也就是自己心理顯現時——得了那種境界，就是無冕之王，世間的快樂無與爲